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網卷二十四下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李鼎元

謄録監生臣劉福徵

珊瑚網卷二十四下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海嶽名言 一作米元章續書評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哉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耳　余揀隋唐至本朝書

法得一十四家　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　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　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　歐陽詢書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　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修煉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　顏真卿書如項羽按劍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彊禮節生疎　徐

浩書如藴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　沈傅師書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虛　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劔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　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娆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雨尋雲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　張友直書如宮女揷花嬙嬪對鏡端正自然别有一種清態繼其人者　誰歟有襄陽米芾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為醜怪惡札之祖世始為俗書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之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隸南嶽

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
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
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
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謄録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
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
好顔書士俗皆學顔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

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隷書者武勝留後崔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豊六年余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

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
倫徐浩為顔真卿辟客書韵自張顛血脉來教顔真卿
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大非古法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㕓不見所出余得貞觀御府
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蹟與石
刻並無此也字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
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

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名世者凡幾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張友直安字上復問之曰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諸名家評米書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摹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書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爲學柳下惠者也

范成大跋

嶽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

帖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為之贊曰永之法姸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姸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啓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本朝書米蔡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顔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于

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絶過平原元章鎭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絶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唤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于筆挽萬鈞沉著痛快處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絶中自有姸美不専以險絶為

工沈慶之貌如好女每臨陣必著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其英雄之能事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須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為别書者也

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若故應廓

填乃造微耳黄伯思跋

黄魯直書遒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温潤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韻冠映一時可想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陳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山谷

米襄陽書政如黄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蘊川媚則蔑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纎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絶矣王峯陸友題

唐人臨摹右軍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

韻而失其形似下云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張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者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嶽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愧乎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

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海嶽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比為慧日峰錄一卷記惜其起語處損欽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著眼也陸深跋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聖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明

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為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著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為再議以易此語 枝山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既稱勻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未有雙鈎廓填而意易者盖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鈎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

為諸葛正等于賜本雙鈎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作董孤言畢不覺噴筍滿案

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搆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云

又云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

學以上弇州

東觀餘論 雲林子 黃伯思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書法皆出于邅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揃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

古隸典型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

篆法之壞肇李監軍草法之獘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淵古人之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

纖麗學便可至而天勢失矣攸觀鍾繇文識漢世諸碑
王索遺迹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筆勝
世傳諸葛武侯對蜀照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
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逮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
其書中覵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絶
罕為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葢去古既遠妙㫖弗傳幾至
于泯絶然世豈無人顧俗眼未識耳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蔣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葢與從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尚書宣示諸帖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脩乎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跡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跡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王㑹稽七子皆能書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也猶顔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蹟論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

見張道思善别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題悟耳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臮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覩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瘞鶴銘皆其遺迹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逺矣知音益稀安得隱居輩與之論書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迹雖差近古然不脫

逥喪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逮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誇詡以為希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紫陽先生李含光碑乃張從申書李陽氷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于世令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逮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正章書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濶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以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

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限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云既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本誤矣

黄長睿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古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祗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

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繆而下纔七百五十
字此本是巳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
予遂手搨一通閣隱居謂之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鈎書
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

桑世昌澤卿論蘭亭法習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
卷體裁用筆竊効蘭亭

山谷遊荆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

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公家傳云楷法妍媚自成一家

予瞻少時學蘭亭極遒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羡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魯直題

南宋思陵翰墨志餘

本朝士人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不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固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漠然無當眾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為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絶

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如格律欲度華騮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以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耶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草書第三陛下

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諸家皆以此為榮名不可不務也闕而入其室至于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與神化而不可及矣

周公謹論晉人小楷

黄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宋仲温手録書法 見前者删去

張芝書如老松獨倚岩壑錯落盤屈時飄飄風韵

庾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平在都下嘗與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皆學逸少書及過江見右軍所臨張芝衆帖始大驚服以為神

范懐約真書有分而草行無功故知牘簡非易

虞世南書剛而能柔却任自然其清健皆可人意如山林之士外夫塵俗抱琹獨咏王公一旦用之于朝曾無

驕色

歐陽詢書周圍端正㸃畫停匀魯無虛設雖清硬中法

亦用力太過如揚雄大醇小疵山濤多可少怪

褚遂良書善擇紙筆而意有餘如高祖得張良世祖得

鄧禹皆謀議帷幄决勝千里

李邕書筆端巧妙格高意遠論者謂之華嶽三峯黄河

一曲張旭之書奮思狂逸更無凝滯如龔遂之便

米芾負能書之名於海内其真楷篆隷不甚工惟於行

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驄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醖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書亦然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扎豪放傑出風塵之外歷後唐周漢卒能全其身名其知與書法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

好事者并壁匣貢坐右以為清玩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殆盡命
蔡京梁師成黄冕等編彚真贋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
木錦標褫白玉珊瑚為軸秘在内府用大觀政和宣和
印章其間法書以秦璽書法為寳後有内府印標題品
次皆宸翰也舍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渡
江無復鍾王真蹟矣

劉正夫論好奇字

劉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御亦從邑不知鄉從郎故草書為間者即節也近年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匐匍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横豎自不可及若緫如彼所自為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

朱文公議書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愨為是但自要恁他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其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令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黄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此雖戲言然切中其病今觀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帖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勢蓋其胸中安静詳審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然亦無纎芥忙意

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扎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具相關有如此者

余少時喜學曽孟德書時劉共父方學顔真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正色謂余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余嘿然亡以應是以取法不可不端也

張南軒論蔡蘇書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

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横生一字落紙固可寳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竊嘗觀公議論不合于熈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彚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初貶黄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投老炎荒剛毅凛凛畧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

見於筆墨間真可畏而仰焉

陸務觀論法帖

樂毅論縱横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所以不可仰望也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而止于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偽亂真大抵如此庚申重九陸游務觀書

倪正父評蘇黄米諸家書

本朝書惟東坡魯直元章三家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黄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吴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録序頗有二王楷法若他大小楷法則亦不免於俗而氣骨多不蕭散有美堂記晝錦堂記及茘枝譜謗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

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為難也

鄭子經至朴篇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以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至作者十有三人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為之獻欷而三嘆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于是蒼史氏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秘為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

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採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翔物垂則吕政暴興天人之道壞亂極矣李斯適際其時陶埏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參行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為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于一筆書元常神妙于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韵晉宋能人莫敢擧擬李陽氷生于

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適於李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迹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隤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之傑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來久矣能書者何澗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于夫人是以難也

彈學篇

秦廢古學力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母敬等剽掠遺範造蒼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兩間法出於道

書雖不傳法則常在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隷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隷不隷吾不知其為書也紫真授羲之其似乎或曰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迹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先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迹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筆陣圖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隷字中草書象篆隷八分相𥙷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又删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

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拋引
藥毒法趯戈曰清潤遲澁而左顧著於形容矣過衫衂
側其用闇築未善也蕭何葺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
子應侯僧一行釋徵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
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真卿之劍池陽
氷之講臺縱横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陳
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
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于千載

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世詭異百出邕作俑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于勁利伯施過于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閫奧乎徐季沈宋諸家殆闊其藩落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邕李倹綽有古意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為極踈厲曰彼蓋不知九方歅之為相也黄山谷云書道弊于唐末惟楊凝有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

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于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若夫魯直之壞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惜乎態之靡靡也然其直行多得於瘞鶴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説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即之諸人其稱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詭見於顔面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即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

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尚祖餘習曰速勿為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蘇氏有言曰書于魯公文于昌黎詩于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瑰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朴稱皇象為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隣于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百歲之信豪傑後起相知於畢世之下豁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焉寡儔而素欲策駑駘與
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則高閑亞棲之流歟
曰二僧跚若後矣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
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
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殉身而已然則張
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曰吾聞之精于一則
盡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
東吳之精去之五伯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

此玩世以此流名

造書篇節畧

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古今人物表與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誇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暐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攷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黄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虞伯生論子昂書

趙松雪書筆旣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宜足可無拘文法

柳公權書雖出自顏而意態自若如泰氏之御內得于心而外合于馬志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徐浩書無甚議論肉多意微少然舉止精熟體不柔懦

蔡君謨書落筆嚴重則無害其爲濁如荀攸外柔弱而內强勇故人謂之錦囊裹錐

米元章書筆鋒燦爛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當逸處𨚫有懶筆如高陽酒徒醉後便欲憑几元至正丙午十月廿夜為徐泰書此墨蹟一册

吉水解縉書學傳授譜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松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文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冢所藏書遂過

於書無以為比綠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竊見秘奥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絶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

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䖍王僧䖍
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興師智永智永
傳唐虞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
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道是為貞觀四家而孫䖍
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
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
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
會稽浩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

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黄太師庭堅米南宫芾蔡端明襄卓然為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米南宫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吴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宫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

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邱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從卒于姑蘇

時歳丁未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吳郡人卒官鳳翔府
同知時洪武丁外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
子仕止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俞和字子中號紫芝
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杜
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
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
人胡布字子中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
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
僧云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
行最為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春雨必為指揮使紀
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

余又得先生遊絲字二幅於陜西秦府因併識之天

順三年春月王佐識

祝希哲評勝國人書

虞集如㐫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𡙇姿稍遠大雅鮮于

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鷙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

如疊壁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

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别韻

楊維禎如華譯夷語自墮侏㒧陳壁如有若據坐尚有

典型宋克如初莚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又論楷法

顔真卿黄庭經楷而不小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一君欲静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一法也

徐文長評字手蹟

黄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蕭散是其所短

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宫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畧俗耳勁浄而匀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筭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真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梗槩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草視之不如

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做築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為入門迨布匀而不必匀筆態入净静媚天下無書矣掘入節乃大忌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又跋停雲館帖

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

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黄庭樂毅來無閒然矣而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

王元美藝苑評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

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曽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

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夜泉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此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顧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讚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勤

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逮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隷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纖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筆

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隷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隷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于隷書伯英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

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

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退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内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舉體充悦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隷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

為重儓子敬餓隸敬元成一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欲仙尚未仙也漢武欲仙則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

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竇臮述書賦高祖叔達
恹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懐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
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减于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
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
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
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鄉者閱隋僧智果書
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後
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

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為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

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啓內勑旨具云如嚮所評臣謂鍾繇容氣宻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等語蓋重賛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覯鍾繇

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黄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脱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瞽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

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

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

瘦則結構易踈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

勁勁近古肥易豊豊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

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主右軍變白雲歐陽詢

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囈語白雲先生何人亦

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黄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又

謂可繼顔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閩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縳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王潤微勝氷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滞而不

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搆雖有墨豬之誚最為淳古黄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愧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為直無稽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黄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騭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証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為

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葢不唯太傅宣示已殉王修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葢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感至此加下濡牢相安知嗷豆鼠伏想嫂等潤伯英殊愁體太令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為子敬

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為伯高藏真愚又推黄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别張芝變為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叛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于蛟龍駭獸奔騰拏攫宋室之冠然小楷絶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

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為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書墨妙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况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陽率更不能脫酸餡氣旭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

敬元為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為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隔壓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孜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匀和也若託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為近至于右軍雖結搆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

可以一節為拘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鉤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修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鉤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

山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猺山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獘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子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恖謬極矣

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吴説傅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吴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賛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傅明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工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内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閲無一坡法而渴筆遒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為逸老書蓋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能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己撰評者有奴書之誚雖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

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源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庫庫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又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差

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俳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彦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于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于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于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黄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盖正以立骨偏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

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下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即之非不適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跡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跡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𤜶信是陳𤜶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永絶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嗢噱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蓋知其為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

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字文非謬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欝東方賛則意絶瓌奇黄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横爭折蘭亭之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黄庭如飛

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于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兩疏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懷琳大急就嵇康絶交書皆托之右軍以應貞觀之募第結法雖沓拖多卧勢不能作山陰内擫筆然圓熟輕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　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墨池璅録

右軍字似左傳大令字似莊周山谷為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瑶柱比荔枝也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絶書家以險絶為功惟顔行與景度草得之

吴寛云稱善書者必曰師鍾衛及覩顔柳諸家異體而同趣亦未必不自衛鍾來也若夫宋之蘇黄米蔡羣公交作極一代書家之盛其構勢雖各不侔要之於理又

不能外顔柳他求者

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

董玄宰品書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逕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書無疑

今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

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唐模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為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為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蹟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絶交書與行穰帖同中鈌鸞字乃悟為右軍書蕭裔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為李懐琳耳

楷書以智永千文為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徴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意入永師為此一家筆法若退頴㶒五麗未必不合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册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虞永興常自謂于道字有悟葢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刃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輙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予疑李北海詩在太

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帖有虞永興馬贊亦見柳州集辛酉十月朔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

蔡忠惠公書晝錦堂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

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搨徐季海洺州府君碑以其意

為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正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庚申八月朔）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溢不矜而妍不束而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踈掩映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宛轉纚纚如縈繭之絲恐學者所未能至也（此余學戎輅表王廙二表近之）

國朝書法當以吾松沈民則為正始至陸文裕正書學

顔尚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憾足為正宗非文待詔所及也然人地既高門風亦峻不與海内翰墨家盤旋賞會而吴中君子鮮助羽翅惟王弇州先生始為拈出然蘭之生谷豈待人而馥哉

荆州仲宣樓所刻登樓賦為吾松喬懋敬書喬素無書名彼中士大夫亦不知為手也喬曾為荆南觀察乃從游莫廷韓是龍所書今為正之

松江董原正為玄宰先生從兄工翰墨而蚤世人皆

知有玄宰而董氏書法開山肇自原正罕知之者有雙鉤宋本十七帖在吾禾高公玄家

陳眉公筆記

宋時傳三昧蘭亭出于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為第一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老米也

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僧虔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令傳醉翁亭未必是真六一居士琴操得之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殊覺偽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真蹟往往覆以真者為偽此豈眼中有觔者乎

余皇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為言如此儒又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昻亦書文賦

李君實評帖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跡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于甃耳泊温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索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修字數個葢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為右軍手書可謂不識源委者矣

樂毅論小中有楷黄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修證公孫大娘舞劒擔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絶交書李懷琳所書大字蘭亭叙徐鉉所書天地間偽物亦有不可

磨滅者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辨黄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黄庭經帖為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黄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

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更合羣以奉羲之為停半日寫畢攜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説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着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有黄庭換白鵞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鵞又寫黄庭經換鵞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

籠鵞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實互之也考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内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内景一種係楊真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溷也 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書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

見武右縣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黄庭何所復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千字文前行書勑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勑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榻二王書令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即是殷所書而王著輩錯著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黄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又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何也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駕鑾輿排仗閶闔萬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究然龍騄步驟延頸顒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横畫余向未薦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樂圃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揉團湊合

無有間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真蹟到眼縫耳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其何語余為銓注曰勒字顔法也描字虞永興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凌轢諸老自占一頭地

姑壇記尤獨步者莫方伯張南安以草書勝陸詹事臨
摹趙松雪大佳二沈公則有楷書蒙宸眷最渥陳別
駕自成一家亦頗遒勁吳中草書當以祝京兆第一然
畧少風骨耳文大史陸尚寶則楷書勝太史如文賦小
楷尤精絶可愛王太學行書自一種風度而白雀寺臨
没之筆尤奇陳方伯惟扁額大字擅長書家彭徵君作
楷近顏真卿俞山人作楷近虞世南陸尚寶子傳廷試
時内閣夏公言手其卷歎曰文漢魏而書晉唐擬第一

上嫌其名置之二甲命矣

墨花閣雜誌

洛陽李處權云古今書稱右軍為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黄庭經樂毅論若出兩手行書見蘭亭叙高風勝韻為一代冠

秦太虚云黄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嘗謂黄庭特後人緣山陰换鵞事附益遺教出於唐冩經手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也

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大令帖詩云君家子敬十二字
氣壓鄴侯三萬籖
張懷瓘稱惟王羲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宋
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
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
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茂識識到者又能消
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
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宋内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趙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也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濃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行書則不然

檇史品三吳書

雲間陸應陽云王弇州序三吳書家而漫及若干人第收其虛聲耳何足為公論余嘗擇其名不愧實者於蘇得八人馬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王太學寵陳方伯鎏陸尚寶師道陳太學道復彭徵君年俞山人允文於松得七人馬沈學士度陳別駕璧沈大理粲張南安弼陸詹事深莫方伯如忠俞父子野先生

識者謂先君子行草真楷出入晉唐而做顏魯公麻畫

張桓矦不特有八分刁斗銘又有流江縣記功碑云漢

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石

董北苑云劉德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鍾瘦各得一體

定武本世罕傳已久即周憲王邸中所鐫五種蘭亭其間肥瘦不一行楷雜亂非復右軍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則楷法多褚河南臨則行法勝米海嶽筆古佻違故不欲為定武左袒即令所摹褚河南蘭亭亦我用我法以意為之耳然生趣森勃超然凌空之態仍

不減山陰面目也

唐書學有通微院體

鍾紹京景龍中以院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

米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懷素書意在筆前多意到而筆不到趙孟頫書弱中示競亦竟若綿裹鐵云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昔管仲變井田而成内政孔明變内政而成八陣李衛公變八陣而成六花君謨變右軍平原而成忠惠此子臧所謂太上達節者也

王著閣帖誤人千載世俗莫覺爭相寶尚不幾享弊帚以千金哉自米一鑒而僞分黄再鑒而真出于是博古

家始知不誣古矣此卷大令書標為澄清堂世傳賀蘭所摹然書譜未載不知何據余觀其神骨冷冷結構遒逸高出淳化十倍内領動等五帖又淳化中所無而他刻亦未始見尤可寶也卷後附索靖出師頌鍾繇賀捷表按出師頌昔人定為蕭子雲賀捷則鍾真筆二帖俱為希跡用以壓卷者葢人由王索而窺元常真為百尺竿頭進一步耳

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

脩筆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重如此是夢奠帖共七十六字而清瘦古健遒勁之中不失腴潤較化度醴泉銘不無少變乃字畫之妙不在二帖下正如郭林宗雖標格極峻而虛和近人他書未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

真書鍾繇宣示力命尅捷右軍樂毅畫贊黃庭告誓霜寒大命洛神六朝不知名氏曹娥平叔子遺教陶弘景瘞鶴舊館壇智永千文虞世南孔子廟碑歐陽詢九成宮

化度寺虞恭公褚遂良哀冊聖教張旭郎官顔魯公麻姑仙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禄字東方朔贊柳公權院羅尼

行鍾丙舍吴人羸頓雪寒長風右軍蘭亭極寒麥熟官奴快雪來禽奉橘聖教序開元寺大令地黄歲終衛軍授衣阿姨鵞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吴興黄門山陰東風轉勝相過鵞還觸事夏節恨深黄耆礬石駱驛月内尊體謝安八月五日褚遂良枯樹李邕婆羅樹張

從申玄靜

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態緣當時人士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未可以言語求覓也

譚子國轉運汪砢玉輯於峚山房半

拾遺

淳化閣帖無銀錠本

祖帖在世余足跡海內僅見兩三部其中合湊者多皆

非初榻內有銀綻紋為後榻無疑原傳宋大宗詔諸大
臣購天下名蹟摹勒藏內府故不多傳後又為王著翻
刻又差一層矣至著刻者余亦見之前有王著二字然
閣本以紙墨為貴此帖紙是澄心堂墨是廷珪有目力
者一見了然自明即不多見者亦知神彩奕奕為神物不
知何由至江南得藏余齋也可勝欣幸餘清齋主人自
識

宋榻淳化閣帖海內無全本惟嘉項庶常有十卷亦史

明古華東沙兩家合併而文待詔為之和會者庶常珍祕雖千金不與人一覩無論購也今吴用卿忽視余此十卷紙墨精好筆意備全又在項本之上何幸晚生見此奇寶　戊午二月董其昌題

珍覩淳化原本如探龍得珠得未曾有堪與項氏千金帖並傳　陳繼儒題

淳化閣帖行世後一經黄長睿之刋誤再經王弇州之抨擊而王著幾無處生活長睿既譏其不深書學又昧

古今而弇州直嘲之為手如懸槌腹無半冊史在且謂當時三館無糾正者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胡盧董狐之筆不啻嚴矣而波磔𦕈策隃糜側理不能不歸美于摹搨之工蓋八法所在又何拘時代官位間余論閣帖惟以墨黒甚于漆字豐濃有神者即為真初搨本如兩府被賜親贈遺文章家雅語何從沾沾辨之哉用卿留心古法書此帖極為其所珍賞第五卷智果何氏帖皆全并無烏鎮福清三山殿司之疑也雁門文震

享題

余昔於安將軍處見此帖紙墨精妙快人心目辛酉秋余在京陵吴用卿出其淳化閣本示余不覺神情頓還舊觀　東山太白

仙機題為安將軍之藏想安將軍定是大賞鑒家方有此耳但不知安將軍為何處人謫仙之言諒有所據即其書使二王復起亦當服之也　吴廷

丙戌中秋余止甪里清靄閣東與居停主高君看舊時

月色出淳化無銀錠本示余云是其家玄期所遺玄期
與余自幼金石交知其精于鑒古況得自吴江村在在
稱米家書畫船者兩人宜識拔此帖帖後歸任公給諫
而寳書為左袒因復歸之永為高氏物不啻華氏和合
矣第紙墨如新幸得陳董諸公而鑒定乃雜亂後余共
兒淵幸獲覩神物哉硏玉識
山谷道人題榮州祖無大師元上人詩如爐鑄鐵而筆
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鬬争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

是殆日月星辰彰于天山川草木形于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詩句字畫稱唐之盛也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熈豐間乃有道人者出不惟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已近臣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而去古人益遠矣吾於是卷盖三嘆云吉州文天祥

山谷老人以善翰墨鳴於宋元祐間與東坡先生并驅雖米蔡諸公亦出其妙也予嘗求見之而不得袁清容

學士以珍藏答王周彦卷出示其書法之妙氣吐煙雲神拂星斗絶非他卷可及予覽焉不忍釋手丹立生柯

敬仲跋

黄文節公答王周彦詩卷筆法妙絶氣韻飛動優入神品乃卷法書第一此亦希世之寶豈易得哉袁清容學士博古知今鑒定真蹟九為寳愛不惜重價收之且山谷嘗用澄心堂帋惟此卷用粉箋及李廷珪之墨謂之三絶於此閱之豈非幸歟浦城楊載跋

家藏古人翰札自南晉鍾王後法帖并唐如柳公權輩者法書數卷惟宋黄山谷卷自有奪天工之妙觀之得趣處精神已為其闕焉而不闕者柳莊自跋

乾隆御覽之寶

珊瑚網卷二十四下